

# 戴高樂最近的政治主張及其反應

何適

二十多年來，戴高樂在法國政壇，曾翻起了若干高潮，但在相反的一面，也曾有過若干低潮，尤其在最近的半年，戴高樂的政治低潮不斷發生，使戴氏的英雄主義蒙上多少暗影，戴氏爲着挽回頹勢，不得不作相當的掙扎，本年八月十日的廣播演說，可說是這種掙扎的具體化。這次演說的反應，對於戴高樂的政治力量及法國今後的政治趨勢，都具有深切的影響，故無論世界各國的人士也好，法國的國民也好，乃至於戴高樂本人也好，都無不予以最大的注意。

現在，試就促成戴高樂八月十日演說的近因，演說的內容，和演說後法國國內及國外的反應略加論述，藉以估量戴氏的政治行情。

## 一 戴高樂主義正在走下坡

戴高樂自締造法國第五共和以後，曾以法國近代最有權威的元首的姿態，雄視法國政壇。然而由於戴氏獨斷擅權的個性，無論對內對外，都造成許多不受歡迎的紀錄。尤其在外交上敵視美國，排斥英國，接近蘇俄，拉攏共匪，處處違反法國歷史性的立場，損害自由世界的利益，更足引起民主國家和法國有識之士的不快。

這種對戴高樂不滿的氣氛，在法國國內方面，可說從今年三月間的大選充分表露出來。

法國國會議員的選舉，是於今年三月五日開始進行投票的，有資格投票的選民，共有二千八百五十多萬人，他們要選出的國會議員的人數是四百八十六位。選舉的結果，戴高樂派的議員，從上屆的二百六十六席，降落到二百四十四席，這次的失敗，使戴高樂派在國會成爲一個僅逾半數一席的多數黨。此外，左翼黨派共得一六席，共產黨得七十二席，其餘的席位則分屬於各小黨及無黨無派的人士。戴高樂派不只是議席銳減，而且居於該派第一流地位的十五位部長，在參加競選時，竟有四名落選。其中還包括外交部部長

戴高樂最近的政治主張及其反應

墨維理（其他三位落選的部長爲：國防部長麥斯默、合作部長夏邦尼、退伍軍人部長桑格尼蒂）。這尤足證明法國選民對其政府外交政策之不滿。

經過大選之後，戴高樂聲價大跌，這是很明顯的事實。素來自命不凡的戴高樂將軍，在這種情勢之下，自然要千方百計，設法重振他的威望。於是他便利用訪問加拿大的機會，來做一件驚人的事情。

戴高樂之訪問加拿大，原是應加國政府的邀請。加國之邀請戴高樂，則是爲着慶祝其立國一百週年。加拿大因爲特別重視這個七月慶典，所以在蒙特里爾舉行一個規模宏大的世界博覽會，並邀請七十幾國的政治首腦（其中包括六十個國家的元首）赴加訪問。以常理來講，戴高樂的訪加之行，應該是促進法加二國的邦交，而事實上却適得其反，這是加拿大政府始料所不及的。

戴氏何以要利用在加拿大這段時間來做一筆不平凡的文章？這真是說來話長。原來，加拿大在英國建立殖民地之前，是由法國人首先經營的。法王佛蘭梭一世（François I）曾於一五二四年派一位意大利籍的航海家Verrazano到加拿大海岸做過探測的工作。其後十年，又派一位法國的探險家J. Cartier繼續前往，並宣告聖勞倫斯灣一帶的土地爲法國所有。一六〇四年，法國探險家Champlain在加拿大的Nova Scotia正式建立一個小規模的法國殖民地。一六〇八年又發現魁北克（Québec）。一六六三年，法王路易十四且把加拿大劃爲法國的一個省區，從此，法國人移殖加拿大者日衆。可是，從十七世紀中葉起，英國人對於土地遼闊的加拿大也漸感興趣，英國一個公司於一六七〇年開始在加拿大哈德遜灣建立據點，一七一三年，英國人便把哈德遜灣、諾瓦斯可的亞及紐芬蘭等地佔領。於是英法兩國便展開殖民地的爭奪戰。一七五六年終於引發七年戰爭，但魁北克之役，法軍慘敗，一七六三年兩國在巴黎簽約，法國只好承認失敗，將其加拿大殖民地割讓給英國，從此，加拿大便完全歸英國統治。

然而法國在加拿大的移民，人數不少。從一六〇八年起的一個半世紀中

，法人移居加拿大者已逾一萬人。目前，在加拿大一千九百餘萬的人口，法裔人口，便佔六百多萬，（法裔約佔加國總人口的三十一%，英裔佔四十八%，德裔佔四%，烏克蘭裔佔三%，其他約佔一四%）而魁北克則成爲法裔加人的中心。這些法國人，始終保存法國的語言文字，與法國維持密切的文化關係。他們自認爲是少數民族，並不滿意於其在加國的地位。一八六九年，法裔Louis Riel會發動紅河暴動，事敗被判絞刑，法裔更覺憤慨。近年常常被吹獨立。現任魁北克省總理張生（D. Johnson），便是一個積極的領導者。

法國人對於法裔加人的獨立運動，照理一定是支持的，因此，戴高樂便從這方面動腦筋，希望由這一途徑，贏取法國全民的同情，藉以扭轉大選以來，幾已失去了一半的人心。

戴高樂是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加拿大的。戴氏一反國際禮節的老例，不先到加國首都渥太華，却先到魁北克。在這個省區擺獨立運動的法裔加人持着「自由魁北克」及「我們要建法國人的國家」等旗幟標語來歡迎他。而戴氏於第二天在蒙特里爾市民歡迎會上，竟高呼「自由魁北克萬歲」的口號，這無疑是在鼓勵法裔的分離主義。此外，他並會對法裔加人說：「你們是法國人，你們是法人加拿大的一部份，我此次乘車，沿途及在蒙特里爾一帶，已看到並感覺到這裏即將來臨的事情，和法國在第二次大戰中解放的情形相似，古老的法國願以兄弟般的援助給予『新興的法國』。」這一下子，戴氏已把他的野心和盤托出了。於是，加拿大全國爲之譁然。加國總理皮爾遜立即發表嚴正的聲明說：「戴高樂將軍的部份談話，會企圖煽動我國人民中的少數同胞，旨在毀滅加拿大。因此，這是不受加拿大人民與加拿大政府所歡迎的」，又說：「加拿大人不需要解放，事實上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，數千加拿大人會犧牲生命解救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」。戴高樂得到此種警告之後，只好取銷渥太華之行，悄然離去了。

加拿大政府不滿意戴高樂這種言行，可能已在戴氏意料之中，假使因此而博得法國人全體的歡迎，在他看來，還是大有收穫。可是，事有不盡然者。戴氏由加返國之後，法國輿論紛紛加指責，認爲他們的國家元首在外失禮。法國民意測驗的結果，僅百分之十八在支持他。這真是使戴高樂大爲沮喪，於是乃不得不設法彌補這種損失。

## 二 戴高樂最近的重要演說

八月十日，戴高樂發表廣播演說，作重要政策之宣告。他的口號是和平（La Paix）、獨立（L'indépendance）、與進步（Les Progrès）。

戴氏首先說明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法國需要和平。因此，他把他的近年來許多外交政策，乃至備受譏評的外交行動，都放在這個「和平」的盾牌之下。他說：爲着和平，所以法國放棄非洲的殖民地；法國與德國合作；法國促成六國共同市場；法國與東歐各國改善關係；且與中國的共匪建交；亦是爲着和平。所以法國反對武裝干涉他國（在這裏，他把美國參加越戰作爲一個目標），並要建立嚇阻的武力，使世界上任何國家，不能在不遭慘重損失之下攻擊法國。

其次，戴氏強調獨立。他說：現在的世界，分成美蘇兩大壁壘。雙方各有若干盟國，這些盟國都受領導國的保護，但其政治則要與領導國亦步亦趨。法國爲着解除束縛，故要在兩大之間保持獨立。因此，它要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，它將不介入任何與它無關的糾紛，及非它所願意的戰爭。它要以聯合與合作來保持歐洲的安全，它也要世界各國都能自主。因此，他認爲對於越南及中東問題，對於建立歐洲人的歐洲，對於英國及其他數國的要求加入共同市場，對於與東方的關係，對於世界金融問題，以及對於加拿大法裔的呼聲，法國都要以其自己獨立的立場來處理。那怕有些人對於這一切都加以諱飾。

再次，戴氏說到進步。他說：今日談獨立，便不能沒有進步。他說：法國的政治與軍事，不能以滿足它自己爲已足。故要在經濟、社會、財政、金融、科學及技術各方面都要獨立地邁步前進。諸如對於共同市場，對於與各國訂立降低關稅協定，對於建立健全的貨幣，對於改進教育，改進農業制度，平衡收支，改善勞資關係以增加雙方利益，乃至在原子能、電力、航空、及人造衛星各方面，都要力求進步。

## 三 戴氏演說在法國國內及國際方面的反應

從戴高樂發表演說的第二天開始，各方的評論紛紛而來。可是，除了戴高樂派的一部分人之外，大體上都是持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見。

## (一) 在法國國內方面：

一個著名的大報 *Le Monde* 的社論說：今日的問題，其爭論不在目標而在方法。戴高樂欲以一人而肩負整個法國的重任，這是一件戲劇化的事情。……在國會，戴氏已失去優勢，其聲望在民衆中已急劇下降，這些都是對他不利的因素。該報又說：「這不是戴氏及其組織失敗的初次，但此次的失敗，則特別慘重。」

*Jean-Jacques Servan-Schreiber* 的批評更壞，他說：「八月十日的演說，是戴高樂最壞的一次演說。這次演說只是顯出兩種觀念：其一是使法國人分爲兩類，一類是戴高樂主義者（*gaullistes*），另一類是反戴高樂主義者（*antigaullistes*）。其二是要法國什麼都做，而且單獨去做，這無疑地只是一個美夢（*noblerève*）。」

左翼聯盟（*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*）的副主席莫萊（*Guy Mollet*）說：「這次演說爲什麼？爲什麼要驚動輿論？」他又說：在外交方面，只是確認陳舊的國家主義而孤立了法國。在內政方面，對於真正重大的問題却隻字不提，例如對於社會安全制度以及對共同市場應採的步驟都未詳述。

法國的共和聯盟（*L'Alliance républicaine*）由它的祕書長 *Raymond Le Bourre* 表示：該組織要修正它反對與西方及大西洋各國過份聯合的主張。他們又表示：戴高樂囂張的言詞與態度，以及他傾向於蘇俄集團與支持阿拉伯國家的行爲，在自由世界看起來，簡直是對基督教文明及人類的一種威脅。

此外，還有一家法國的大報 *Le Figaro* 批評他說：「在世界兩大之間維持強盛與獨立，不錯，可是不要忘記，當國家遭逢不幸的時候，只能站在其中的一邊」。

## (二) 在國際方面：

英國的廣播評論立即反應，認爲戴高樂的演說，無異是肯定的拒絕英國加入共同市場。

比利時一家基督教社會黨的報紙 *Le Journal Flamand De Standard*

戴高樂最近的政治主張及其反應

說：戴高樂的演說志在挽救他下降的聲望。另一家比利時報紙 *La Dernière Heure* 說：這是一次使人疑惑的演說，爲什麼戴高樂要來這一套陳腔濫調？因爲戴氏的外交政策，在法國已引起越來越嚴重的批評，他這次演說的主要作用是在於對內。

意大利一家自由派的報紙 *Corriere Della Sera* 說：戴高樂在共同市場問題方面，與其他五國的距離越來越遠。該報又說：戴氏認爲歐洲之獨立，有賴歐洲之團結。那末，英國之加入共同市場，乃是必須的條件，而戴氏却力加反對，這不啻是孤立法國，削弱歐洲。

在西班牙，一般輿論對戴高樂演說的反應都不佳。A·B·C·日報謂法國看到悲劇的序曲。這個序曲表示戴高樂要誘導法國人說：「我就是這樣的，法國就是這樣的，那些願意這樣的人就要跟隨我」。一家中間派的報紙 *Madrid* 說：戴氏的演說是欺人之談。他不但要喪失他的威望，而且他使法國那些不相信戴高樂主義的人更加添他們的不信任。

在西德方面的反應，比較來得慎重。西德政府的發言人雖聲言支持戴高樂追求和平的主張，但却又聲明：對於世局的各種問題，德法各有各的看法。

在美國方面，紐約時報（*New York Times*）批評戴高樂的政策是危險到近於傷害法國的朋友，滿足了它的敵人。該報又指出：戴高樂近來經常作反對美、英、加、以的政治宣傳和經濟鬥爭。當他倒向蘇俄、中共及阿拉伯國家的時候，已無視了我們這些國家素來對法國的友誼了。

## 四 結論：戴高樂無法扭轉他的頹勢

戴高樂八月十日的演說，主要的作用是在於重振他日漸墜落的威望，所以他以和平、獨立、和進步等漂亮的口號爲號召。可是他所表現的行動，則處處與這些目標相反，他說要和平，却要與專在世界上破壞和平的蘇俄及共匪合夥，這無異是火上加油地擴大世界的糾紛。比方在越南問題方面，他雖口口聲聲主張和平，但由於他助長共匪的兇鋒，鼓勵其侵略，遂使越南的和平更難實現。在中東方面，他一反以前與英美美合作的立場，完全討好俄國，結果，中東的和平，迄今還是遙遙無期。他說要獨立，要各國都能自主，而骨子裏却是要主宰歐洲，乃至跑到北美洲去威脅加拿大的獨立。他說要進步

，而他在內政方面的許多措施，都已喪失了法國人的信任。這一切的實際表現，都與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口號不相符。法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外國人他更騙不了，所以他儘管聲嘶力竭在喊，可是，很難贏得喝彩的聲音。

我們上面所舉出的反對戴高樂的意見，還只是限於那少數有發表言論機會的人。現在，我們試就那些默默無言的一般法國老百姓的反應來觀察一下，則對戴氏的身價，更能作具體的估量。

根據八月十一日法國報紙發表的材料，法國民意測驗所(J. Institut Francais D' Opinion Publique——簡稱 I.F.O.P.) 曾於八月四日至八日，就戴高樂的對外政策作一次民意測驗。這次測驗的題目有四個：(一) 法國對越南戰爭的態度；(二) 法國排拒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問題；(三) 以阿戰爭問題；(四) 戴高樂訪問加拿大的言行。

在上面這幾個問題中，只有對越戰問題，戴高樂獲得較多的支持，其所佔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六。但亦有百分之十六反對他的越南政策，其餘的百分之二十八，則採取保留的態度。

關於不讓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問題，支持戴高樂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，反對的也有百分之二十八，其餘百分之三十三無意見。

對於以阿戰爭，支持戴高樂政策的僅佔百分之三十六，(按：六月份的民意測驗，關於這個問題，尚有百分之五十四支持他，七月份的測驗則降為百分之四十二，八月份又降為百分之三十六，這正是江河日下的現象。) 反對他的也有百分之三十。其餘百分之三十四則無意見(按：六月份的調查，無意見者佔百分之二十八，七月份的調查，無意見者佔百分之三十五。)

至於戴高樂在魁北克之言行，民衆的反應最使他傷心。支持他的僅有百分之十八，反對的却佔百分之四十五，其餘百分之三十七無意見。在這個測驗裏，尤其使戴高樂失望的事情，是今年三月大選時投票支持戴高樂派的選民，其中只有百分之三十贊成戴高樂對加拿大的政策，而百分之三十二則予以反對，其餘百分之三十八無意見，那些反對戴高樂的人士的意見，一致認為戴氏在加的言論，有失國際禮儀。

上面的測驗，雖然是舉行於戴高樂八月十日的演說之前，但對於戴氏演說後的評價，仍然不失其參考的價值。因為八月十日的演說，只有使他的聲望更為降低，假使再來一次測驗，他的政治行情也是不會看漲的。

——上接第45頁——

俄共對各民族的控制，除以武装力量作為鎮壓少數民族的叛變手段外，主要的是透過黨員嚴密控制地方政府。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共黨和共青團組織決非獨立的單位，而是俄共中央的分部。俄共中央控制地方黨部、地方黨部控制地方政府，所謂自治或獨立全是謊言。

在俄共控制下，五十年來蘇俄邊區的民族色彩雖被沖淡，但少數民族從未終止反共抗俄的思想和行動。在國外，除俄羅斯人自己的反共組織外，其他各民族的反共抗俄組織頗多，例如有：反布爾什維克集團(ABN)、烏拉爾獨立委員會、克里米亞、韃靼聯合會、卡爾梅克反布爾什維克鬥爭委員會、亞美尼亞民主解放鬥士聯合會、白俄羅斯民主聯合會……等。國內，亦不乏反抗活動，祇是俄共控制嚴密，活動不易；且俄共嚴厲封鎖此類消息，不使外洩。縱然如此，也還有漏網消息外傳，例如：(一)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波昂報導，高加索的奧斯台區發生公開的反俄暴動(註十二)。(二) 同年三月廿日維也納國際社報稱：烏克蘭孟卡傑伏、烏佐洛德、赫斯特三城發生反共示威運動(註十三)。(三) 匈牙利事件期間，波羅的海三國的青年，不願被俄軍逮捕的危險湧到街頭歡呼，要求自由(註十四)。

在現有的條件下，俄境各非俄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希望，祇有寄望在俄共政權的變化或崩潰。倘若蘇俄共產政權仍以目前型態繼續下去，那麼俄境內非俄民族在政治和文化發展方面，實無前途可言。即使各民族反抗永不終止，但由於客觀因素所限，難有所成。縱然有民族暴動發生，最多祇會使業已滿染污垢的俄共民族政策加上一個污點而已。

註一：一九六七年元月七日「莫斯科新聞週刊」八頁。註二：同前。

註三：史達林全集(俄文本)十二卷三七〇頁。註四：史達林著「列寧問題之基礎」第六篇。註五：史達林全集(俄文本)五卷二十一頁。註六：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八日「紐約時報」。註七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莫斯科廣播。註八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「消息報」。註九：「反史運動與國際共產」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五六年蘇俄問題研究所文獻選集——八九頁。註十：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烏克蘭 Vlas。註十一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「真理報」。註十二：民國四十六年元月三日中央日報。註十三：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。註十四：一九六七年 A B N 公報十四卷二期二八頁。